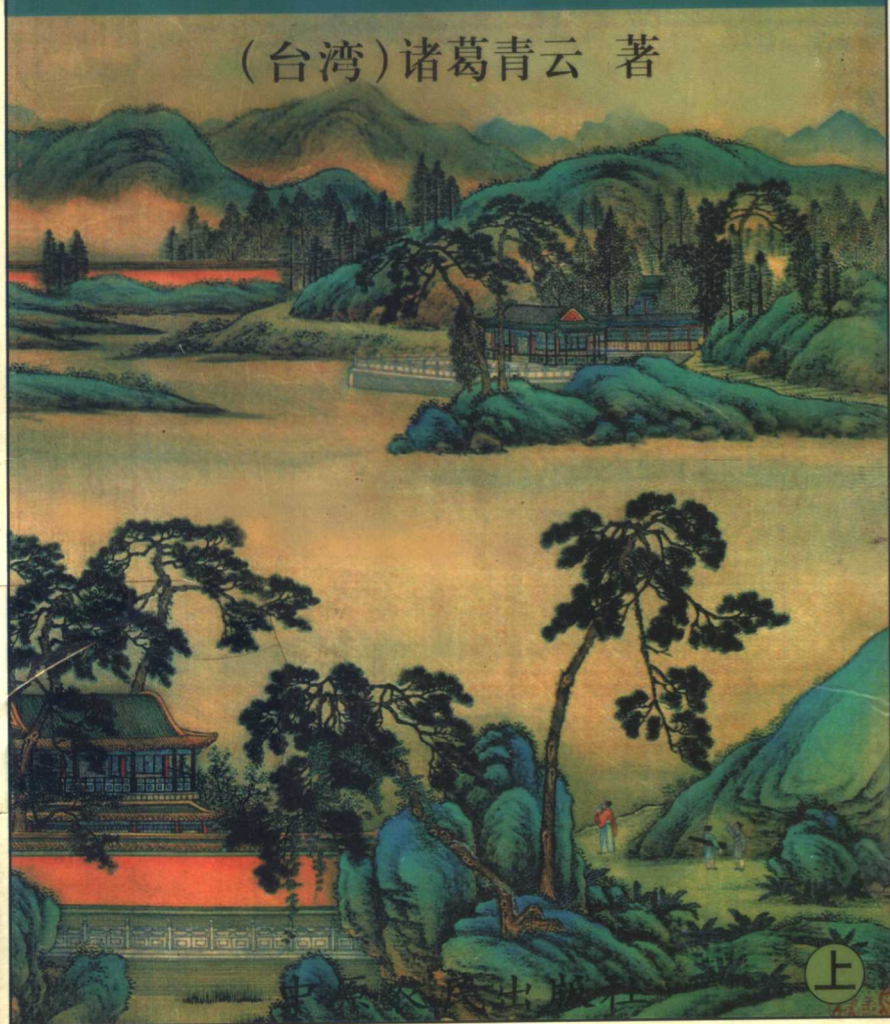


诸葛青云作品集

紅劍紅樓



(台湾) 诸葛青云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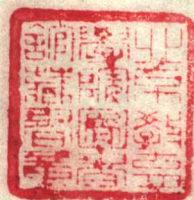
上

诸葛青云作品集

红剑红楼

上

(台湾) 诸葛青云著



I247.58
/176



0000125283

405316

前 言

诸葛青云在其成名作《紫电青霜》中，塑造了名冠“武林十三奇”的诸葛双仙，即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虽为小说中虚构人物，实乃作家本人“诸葛青云”之自比。的确，自1958年，诸葛青云涉足“江湖”，发表处女作《墨剑双英》，于次年便推出其成名作《紫电青霜》、《天心七剑荡群魔》姊妹篇，名噪“台港”，为其赢得巨大声誉，成为台湾早期武侠作家中名家中的名家，与卧龙生齐名的。60年代初，古龙刚事创作，因情节内容难脱窠臼，遂向金庸、诸葛青云“取经”，学习文采诗意，并重人物刻画，从而使古龙独辟蹊径，终成“新派”大家。

自50年代勃兴的台湾武侠小说，其名家既能融合“北派五大家”之优长，又能各出机杼，转形易胎而作。诸葛青云为其中佼佼者，作为还珠楼主的私淑弟子，他才华横溢、想象奇诡。其作品文字笔法、写景状物、人物塑造、奇禽怪兽与玄功秘艺等等颇得还珠神韵，又能创新发展，因而更能引人入胜。其珠圆玉润之优美行文，如诗如画之境物描摹，台湾无人能出其左；说到奇幻，诸葛青云虽不写飞剑侠客、神魔斗法，却另有奇妙，更具魔幻、奇异的色彩。在《紫电青霜》中，白鹦鹉不仅能作人言，且清音婉转，颇具辩才，更能与人谈诗；而以流传千古的《满江红》、《正气歌》之慷慨悲歌破邪魔的“六贼妙音”真可谓奇思妙想、别出心裁；文中“祭剑”、“三蛇生死宴”之诡怪生猛无不出人意料，使人大开眼界。不凡构思与匠心独运处，非大家不能为也。

诸葛青云善写情事，其“风流多情”直接承继于北派“言情”高手朱贞木。然而“情”到了诸葛青云手中，更显恣肆浪漫，更显风流多元。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前期作品如《半剑一铃》、《折剑为盟》、《铁剑朱痕》、《弹剑江湖》等书，均以“剑”为名；而后的作品如《豆蔻干戈》、《玉女黄家》、《劫火红莲》、《五凤朝阳》、《红剑红楼》、《咆哮红颜》等，则皆有红粉妆点。利剑配佳人，刚健衬袅娜，摇曳多姿的人物故事，总离不开一个“情”字。或天使之爱如出水芙蓉纤尘不染，或情人之恋如火如荼灵肉合一，皆风流蕴藉，令人心仪；而温馨缱绻的少女情怀，醇香迷人的烈妇心态，以及欲壑难填的淫娃荡妇之柔肌媚骨、冶艳狎姿，更是刻画入微、纤毫毕呈。诸葛青云写有情人以“情”入手，写无情者之阴狠毒辣、狰狞恐怖也是因“情”而生。所谓荼毒生灵者也是“由情生孽”。颇得先辈佛学心法之妙。盖佛家所谓七情即指：喜、怒、忧、惧、爱、憎、欲。端的好一个“情”字了得。

同时，诸葛青云国学功底深厚，对传统文学颇具造诣。因此，能充分发挥其“文采风流”的专长，小说写得潇洒俊逸、文采斐然。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诸葛青云总是信手拈来，挥洒自如。正惟其善写文采风流的江湖儿女私情，又满篇的诗词歌赋，才有台湾“才子佳人第一人”之誉。此与香港名家梁羽生同好，堪称台港“双璧”！

诸葛青云前后共写下 60 余部作品。时至今日，这些波澜壮阔、气韵生动的作品，仍是台湾及海外华文世界争相传阅的读物，果真应验了作家以不老神仙与冷云仙子的自况。可谓青云不老，常读常新。

目 录

第 一 章	红 谷 惨 案	(1)
第 二 章	宝 相 庵 主	(37)
第 三 章	钟 楼 惊 变	(69)
第 四 章	修 罗 玉 女	(107)
第 五 章	天 目 寻 仇	(154)
第 六 章	修 罗 四 血	(195)
第 七 章	同 床 异 梦	(244)
第 八 章	情 愫 暗 生	(282)
第 九 章	阴 谋 败 露	(315)
第 十 章	化 解 恩 仇	(336)
第 十 一 章	沉 冤 昭 雪	(361)
第 十 二 章	义 结 同 盟	(386)
第 十 三 章	东 山 再 起	(429)

目 录

第十四章	丹心八友	(458)
第十五章	妙手伯温	(478)
第十六章	第一高手	(527)
第十七章	江面遇险	(589)
第十八章	秘密帮会	(621)
第十九章	栖霞古寺	(633)
第二十章	钱塘观潮	(677)
第二十一章	狭路相逢	(703)
第二十二章	落难平山堂	(737)
第二十三章	拳震众侍卫	(772)
第二十四章	智擒福康安	(808)
第二十五章	金陵十二钗	(839)
第二十六章	神功慑强敌	(911)

第一章 红谷惨案

山，淡淡的，水，淡淡的，天上的云，也淡淡的。

山，由于远而淡，水，由于清而淡，天上的云，则因高而且少，飘浮若带，舒卷长空，才给人一种悠幽自得的淡淡感受。

这里是陕西延水之涯，波静涛平，风光旖旎，景物宜人，够幽够美！

云淡风轻近午天，对了，请记住，这是一个菊傲荷枯、鸿来燕去的秋天的正午时分。

远处，山连着水，但那些危峰绝嶂，看来却只是一抹淡淡青痕。

怎么也看不见这抹青痕上有些什么东西，但却也知道这抹青痕中，有苔，有泉，有树。

不，不简单，除了石苔泉树以外，更有人。

山上有人，何足为奇，既然特别提出“有人”，则这些“人”，必定不同流俗。

又对了，这群人属于非常人，他们是武林人，是江湖人，是各门各派的主要首脑人物。

这些人在作些什么？

太远了，看不见！

轰！

谷内峰摇壁倒，乱石纷崩，火光烛天，浓烟若雾，并向空中涌了一朵好大好大的蘑菇云！

“延水”旁的“梁山”，“梁山”中的“红砂谷”！

称它为“红砂谷”也可，称它为“修罗地狱”也可。

因为谷中乱石断树之间，尽是断手折肢，肝肠脏腑！

片刻以前，尚有四五十名武林好手，在此斗胜争名，如今却几乎尽为雄鬼。

为什么用了“几乎”二字？因为在这场浩劫之中，毕竟尚有一人，大难不死！

在那“红砂谷”内，一片极坚厚的山壁之上，有座深黑洞穴，但洞口已为颓石堆满。

那些颓石块，渐渐移动，终于从洞中钻出了半人半鬼似的三个人来。

这大难不死的三人，是一个老年，一个中年，一个少年。

老年人，姓潘名雷，外号人称“霹雳手”，武功甚高，性情却一向鲁莽粗暴。

中年人，姓岳名华阳，外号人称“鬼谷剑客”，生平剑术极精，尤工心计。

少年人，姓卜名星楼，他是新近才崛起江湖的武林新秀。

“霹雳手”潘雷钻出乱石之后，首先向“鬼谷剑客”岳华阳，抱拳称谢道：“岳老弟，多谢你了，若不是你临变机警，及时拉着我及卜老弟，滚入洞穴，则这‘红砂谷’内群雄，必将尽数绝命，成为其他未曾到场人物，永

远无法获知当时情景的一个死谜！”

卜星楼也满口称谢，并以一种略带迷惑的语气，向那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鬼谷剑客”岳华阳问道：“岳大侠，这场灾变之来，几乎毫无迹象，你却怎会先机知警，及时趋避，并救了我和潘老人家的性命？”

岳华阳叹道：“卜老弟有所不知，我游侠江湖之际，已曾经历过三次地震浩劫，故而今日一听地底隆隆微响，便知巨变将起，但因事出突然，来不及向其他武林同道招呼，只好拉着身边的潘兄和卜老弟，滚进附近洞穴！”

卜星楼闻言，抬头向谷上天空凝视。

潘雷问道：“卜老弟看些什么？”

卜星楼答道：“适才灾变将生之前，我似乎觉得当空日光，特别耀眼地闪了一下。”

潘雷点头说道：“卜老弟这一提及，我也想起当时确见奇亮日光微微一闪，可见得天灾之降，仍有先兆……”

话音到此，岳华阳却已发出一连串的哼哼冷笑。

潘雷诧然问道：“岳老弟为何如此发笑？我有什么话说错了吗？”

岳华阳冷笑道：“天灾不见得这么巧……”

潘雷越发愕然地诤声问道：“不是天灾，难道会是人祸？”

岳华阳目闪精芒，点头答道：“天灾虽有可能，但我却认为人祸可能性比天灾更大。”

潘雷听得神情一震，蹙眉问道：“岳老弟足智多谋，心思敏锐，向有‘鬼谷剑客’之称，莫非你看出了什么人

为破绽？”

岳华阳方待答话，卜星楼却突摇头说道：“若依在下之见，这场浩劫，多半是天灾，不是人祸！”

岳华阳看他一眼，淡然问道：“卜老弟为何有此看法？”

卜星楼答道：“这道理极为简单，凡属人为祸变，设计人决不会把自己也一并害在其内！”

潘雷点头说道：“卜老弟说得有理。”

卜星楼指着树石之间的满谷横飞血肉，向潘雷摇了摇头，叹息说道：“潘老人家请看，数十位江湖豪俊之内，除了我们三人，俱已尽归劫数，身化飞灰，既如此，所谓‘人祸’难道是由你，由我，或是由岳大侠来发动？”

潘雷皱眉说道：“当时我们三人，均静坐洞口观战，谁也不曾有过丝毫举动。”

卜星楼道：“正因如此，在下才认为这场浩劫之发生，没有什么人为因素！”

说到这里，转过脸来，向岳华阳问道：“岳大侠，你方才曾有‘人祸的可能性大于天灾’之语，不知是从何着眼？敬请赐教。”

岳华阳冷笑说道：“卜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属研究事物，必须溯本追源，我们对于今日的巨变，也应该从头算起！”

潘雷狂笑连声，扬眉叫道：“岳老弟请抒高论，倘若真有什么人为因素等，我潘雷非把那万恶凶徒，活劈在‘霹雳手’下不可。”

岳华阳目注卜星楼问道：“卜老弟，你知不知道，今日之会，是怎样起源的？”

卜星楼答道：“是‘湘江派’与‘九华门’互相结怨，才由两派首脑，束邀天下武林人物，来此一会，以作了断。”

岳华阳点头笑道：“卜老弟说的不错，‘湘江派’来了多少人物？”

卜星楼答道：“掌门人及七大高手，全数到场，也全数归诸劫数。”

岳华阳道：“九华门呢？”

卜星楼不知他为何如此追问，剑眉微蹙，应声答道：“掌门人‘虬髯神龙’石振天不曾到来，由他两位师弟，代表主持，亦身遭惨死！”

岳华阳宁笑问道：“那‘九华门’的掌门人‘虬髯神龙’石振天，为何不到？”

卜星楼道：“据他师弟说是因事耽延，分身乏术。”

岳华阳晒然一笑说道：“卜老弟想想看，此日此地之会，关系‘湘江派’及‘九华门’的兴衰荣辱，石振天身为‘九华’掌门，哪有诿称因事羁身，仅仅轻描淡写地只派两名师弟前来与会之理？”

潘雷怪叫一声，瞋目说道：“岳老弟不愧‘鬼谷剑客’之称，分析得极为高明，石振天此举，太悖于情理，其中显见有弊。”

岳华阳冷冷说道：“我倒不敢断言石振天定有阴谋，只觉得这位‘虬髯神龙’，向来目空四海，以当世武林中

的泰山北斗自居，倘若他用他师弟的两条性命，来替‘红砂谷’中的举世英雄陪葬，则劲敌尽去，霸业可图，倒是一桩极为合算之事。”

潘雷听得双目如火地厉声叫道：“岳老弟，你猜得大概不会错了，总算苍天有眼，‘罗浮山’另有集会，分去了一半人物，否则举世英雄，真将在这‘红砂谷’中，被这毒辣阴狠的‘虬髯神龙’，一网打尽！”

话方到此，“轰”地一声，“红砂谷”中心地带，又复向天喷起了一股浓烟火柱。

岳华阳慌忙招呼潘雷、卜星楼二人，远离现场，并指着那根浓烟火柱，扬眉冷笑说道：“潘兄及卜老弟请看，这是什么现象？”

卜星楼年岁虽轻，学识倒相当渊博，闻言之下，立即应声答道：“这种现象，显示‘红砂谷’中或是蕴有‘地火’？或是蕴有大量石油气息？”

潘雷脸色大变，咬牙叫道：“这一来更证实了‘虬髯神龙’石振天的鬼蜮心肠，四海八荒，名山无数，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这凶险万分的‘红砂谷’，作为邀集群友之所，自己又饰词不到，逃过浩劫，我不相信天下有如此巧合之事。”

说到此处，双目神光如电闪射，接着说道：“岳老弟、卜老弟，我‘霹雳手’潘雷，生平嫉恶如仇，既知石振天凶谋，心中愤极，片刻难忍，我要立即联络八大门派，赶去‘九华’，向他要点公道！”

语音方了，一抱双拳，随即闪动身形，宛如掣电飘风

般，离开这红砂谷口，失去踪迹。

岳华阳见潘雷已走，冷笑几声，向卜星楼说道：“卜老弟，今日这场灾难，使数十名武林豪雄，同遭劫数，委实非同小可，其中又似蕴有阴谋，亟应查明真象，处置凶徒，伸张正义，我们各自尽力，后会有期。”

话完飘然而去，只剩下卜星楼独立“红砂谷”口，目光凝注着空中那根浓烟火柱，仿佛有所思索。

※

※

※

秋天，仍是秋天，但已从桐庭新叶落，兰畹暗香浮的新秋时节，转变为万户砧声冷，云霄雁阵长的暮秋时节！

这里是安徽省青阳县西南的“九华山”。

“九华山”不仅是具有灵妙景色的游览名区，也是皖南武林胜地。

因为“虬髯神龙”石振天，在此执掌“九华门”，门下人物荟萃，游侠四方，声誉卓著，于当世武林之中，大放异彩！

秋夜的月色，够美，“九华山”的景色，也够奇秀清幽，但“九华”一派的石掌门人，却眉锁重忧，似乎心情不甚开朗。

石振天负手蹀躞于“朝元峰”上的“万笏坪”头，不时手抚虬髯，对月浩叹。随侍在石振天身边一位名叫裴大宇的弟子，忍不住躬身禀道：“掌门人不必愁忧，飞红师妹一向言行谨饬，决不会做出这等干犯武林最忌之事！”

石振天皱眉叹道：“我也知道此事决非红儿所为，但对方所持‘飞红小剑’，却是红儿独有暗器，因此不得不

向她责询几句，谁知道她竟给我来个负气一走！岂……”

原来“天目山”中“卧眉峰”是“天目派”武林人物的聚居之地，掌门人“追魂七剑”黄鹤飞有位师姐，复姓东方，单名一个霜字，武学极高，本是当世武林中三位出类拔萃的剑术名家之一，得号“白发神剑”！

只是因年老多病，遂封剑退隐，并由“天目派”掌门人“追魂七剑”黄鹤飞，用特产珍贵朱竹，在“卧眉峰”后，盖了一座精致红楼，作为师姊“白发神剑”东方霜的颐养天年之所。

东方霜虽因年老多病，淡尽雄心，但却不肯把毕生心血，付诸东流，随身俱没，她立愿在这小红楼中，把浸淫七八十年的一套剑法，铸精聚粹，凝化成十八式“风雷剑招”，写成剑谱，传诸“天目”一派，裨可永雄武林，光大门户。

江湖规矩，凡对业已封剑归隐之人，均异常尊重，严禁加以渎犯，谁知风波不测，祸起“红楼”，那位年老多病的“白发神剑”东方霜，竟被刺身亡，在心窝要害之上，插着一柄带翅的朱红小剑。

不仅东方霜被刺身亡，连她业已写成一十六式，只差两式，便可完成的一册“风雷剑谱”也被盗去。

这桩“红楼”惨祸，震动了整个“天目派”，并有人认出插在东方霜心窝上的那柄带翅朱红小剑，是“九华派”掌门人石振天的独生爱女石飞红的独门暗器。

“九华”“天目”两派，本就略有嫌隙，再加上这场深仇大恨，自如火上浇油，“追魂七剑”黄鹤飞遂欲倾派而

出，血洗“九华”，夺回“风雷剑谱”，杀死石飞红，使师姐东方霜含笑九泉，瞑目无憾！

一场血腥惨案，眼看无法避免，而“九华”一派，却还毫无戒备，幸由黄山隐侠天都道长，得知此事，代表“天目派”，将那柄带翅朱红小剑，送交“九华派”掌门人石振天，商议公平处理之策。

石振天得讯之下，惊怒异常，立即向爱女石飞红严词责询。

石飞红恰好游侠方归，对此奇冤，自然百口莫辩。

至于那柄带翅朱红小剑，据石飞红说是数月前用以杀一恶鸟，恶鸟重伤未死，带剑飞去，遂告遗失。

在这种一方负屈含冤，一方证据确凿的尴尬情况之下，石飞红不愿使老父为难，遂直接向天都道长要求给她一年时间，让她来查明真相，洗刷冤情，若是期内无法缉得真凶，则于明岁重阳，在“天目红楼”之前，横剑自绝。

天都道长敬重石飞红的英风侠骨，慨然代表“天目派”，加以允诺，石飞红当夜便悄悄单人孤剑，离开“九华”，独力担承起在茫茫江湖间的缉凶重责。

石振天便因此事，无法亲赴陕西梁山，只得派了两名师弟，代赴与“湘江派”所定之约。

他自己则连夜追赶爱女，不让她独身涉险，但几乎找遍了整个江南，石飞红却如鸿飞冥冥，不见踪迹。

石振天无可奈何，只得暂时回“九华”，准备等派往陕西梁山的两位师弟转来，问清与“湘江派”解决经过，

然后把“九华”门中事务，交人代理，自己便也八荒四海地为“天目红楼”事件，全力缉凶，和爱女祸福相共。

故而，这位一向豪迈无俦的“虬髯神剑”石振天，才眉锁重忧地对月徘徊，心情烦闷。

随侍弟子裴大宇虽想慰解，却是无从着口，就在这种师徒相对，默默无言之际，石振天忽然目注“万笏坪”边的一片暗影，沉声叫道：“哪位武林同道，光临我‘九华山庄’，怎不先赐名帖，见告一声，致使石振天疏迎失礼。”

“万笏坪”边的暗影之中，果然有人怪笑一声，接口说道：“石大哥，你该罚了，难道连你老兄弟到这‘九华山庄’，还要先投递名帖吗？”

石振天一听这怪笑语音，知道来人竟是自己的生平至友，山西爱滹山的“天池钓叟”桑凌汉，遂失笑说道：“是桑二弟吗？你来得正好，我百绪煎心，烦闷欲死，且和你下盘棋，藉着黑白双丸，定定神吧！”

话音方落，“天池钓叟”桑凌汉那条头戴雨笠，身披渔蓑的轻灵人影，业已凌空飘坠面前，但却脸色异常沉重地诧然叫道：“石大哥，你怎么有‘百绪煎心’之语，难道业已得报‘梁山’惨祸了吗？”

“梁山惨祸”四字，把石振天听得一惊，悚然说道：“什么惨祸？桑二弟快说，莫非我两位师弟，全都遭了‘湘江派’的毒手？”

桑凌汉摇头说道：“不仅大哥的两位师弟，惨遭浩劫，‘湘江派’所有赴会人物，无一生还，并连双方友好，数

十位武林豪杰，也一齐化作飞灰，生生断送！”

石振天惊得倒退两步，颤声问道：“桑二弟，你……你此讯何来？这……这是从何说起？”

桑凌汉答道：“就在各方豪杰齐聚‘梁山’之际，‘红砂谷’中，地火突发，玉石俱焚，几乎使所有到场人物全化灰尽！”

石振天搓手长叹问道：“桑二弟，你知不知道‘红砂谷’罹难人物的详细名单？”

桑凌汉摇头答道：“详细名单，小弟不知，尚幸‘罗浮山’另有一场集会，分去不少人物，但当世武林中的知名之士，也足有一半左右，断送在‘红砂谷’的这场劫难以内！”

石振天双眉深蹙，继续问道：“桑二弟，‘红砂谷’浩劫之中，难道无一余生？”

桑凌汉道：“鬼谷剑客岳华阳，因坐在‘红砂谷’内的一座山洞之外观战，遂于浩劫发生时，拉着身旁的‘霹雳手’潘雷，以及另一新秀少年卜星楼，同时滚入洞中，避却地火焚身之灾，然后又于坍坠封洞的乱石堆中爬出，逃了性命！”

石振天长叹一声说道：“总算有三人逃出这场劫数，应该是不幸中的大……”

“不幸中的大幸”一语以内的最后一个“幸”字，尚未出口，桑凌汉业已脸色沉重地接口叫道：“石大哥，你莫要再悲天悯人的了，这岳华阳、潘雷、卜星楼等三人，逃出‘梁山红砂谷’浩劫之事，对你说来，却是大大不